儒宗理要

張子卷五

後齋西山能鱗纂輯

經學理窟下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甚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

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亢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與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若酒豈盡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己能尋見

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巳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

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

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

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

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也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須自作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糙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

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

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

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

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蓋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蔽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

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

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巳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編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旣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讀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

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剡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叅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閒閒得數日便意思長遠

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

未可以爲聞也

愛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已則爲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滅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

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

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其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已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䟽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太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面舉之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顔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

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濶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

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為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為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

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嘗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己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茍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

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緊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眞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

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用即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益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槩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

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覷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

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

踈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巳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巳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墻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覩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

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巳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二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

之矣。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胥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紹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

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月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莫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眾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

之人亦以爲熟巳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與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遠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思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

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遊士當二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

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疎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薦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旣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

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
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
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旣在
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
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
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
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
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𥚃骨升首

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

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

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

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喪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

效不爲細也

五眾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禮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賓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

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文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

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墠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

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旣不在廟與壇墠之數卽幷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旣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旣有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
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
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虫為八昆虫是為害者不當祭
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
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
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

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泰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朔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

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喪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朞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扃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篾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建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

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䰟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

殮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覩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

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大夫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禮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

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

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

守墓者皆可也葢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

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葢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

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

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

尚功衰葢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爲之功衰

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

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

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大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鍛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

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緇縫古之吉冠緇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緇縫喪冠皆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末齊衰不言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張子卷五終

張子卷六

後裔西山能麟纂輯

語錄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

術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

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强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却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 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爲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

則爲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已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以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叅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

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是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

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

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

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寛褊者是所禀之氣也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

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

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已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恠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

仲則仲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敎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敎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

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答范巽之書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

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巳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巳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異之爲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婿也）無然皐皐。（皐皐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旲凭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寶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遐（引長也遐樂也）

策問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有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

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志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知廕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臯四方養士之財使寒

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摧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塋墓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

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寇致則要附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患凡今近城邊邑尤當擇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支吾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令

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寛。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

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固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壽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今眾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

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濶步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與强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讐入境則畢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

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為朝廷危之　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為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内也不為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　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八九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内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為

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敵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為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為言者以戎敵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鏬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冦讐據

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職下無可道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埒繕完戰至則授甲付兵云云右警敗

性理拾遺

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竄何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今更就世俗之

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

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袪其疑耳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

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

聖人無知則嘗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孟子於聖人猶是麄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

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强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

孰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

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
此三年庶幾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
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
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
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
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聖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

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葢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葢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

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耳

是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

張子卷六終

讀明公緒言

先生少喜談兵范文正授以中庸一卷遂成理學名儒從來聖賢豪傑未有不體用兼備者

先生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爲說先生召對亦以漸復三代爲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先生獨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未易及此

或有言先生文難讀者誠然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

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爲古人所笑也

古人虛心誠濮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先生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皐比曰吾不如也程子亦不以爲歉此是古人虛心誠濮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此俱蹈襲禪門惡套以視古人眞愧死矣

西銘在先生集中最是明白通暢然楊龜山讀之猶有兼愛之

疑甚矣書不易讀也

朱子言西銘有箇直劈下的道理又有箇横截斷的道理黃勉齋謂每句直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予謂不然直劈下道理謂理一也横截斷道理謂分殊也

太極西銘二書當作一串讀若明得太極則知男女萬物皆從天地來是眞乾父坤母也安得不以萬物爲一體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葢天地之風雨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地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予欲無言

及吾無隱乎爾兩章叅看

正蒙論日有修短地有升降一則全本曆家四游儀之舊至如置閏而謂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簡當說盡氣盈朔虛之要此先生之筆力所爲精深渾厚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井田封建者惟先生然欲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于古今之間不可復也

先生平生得意處第一在復井田其論經界只看四標竿及經界不避山河之險處皆發人所未發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行之未得其人適足以爲累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晉人最放達然史稱謝安朞功之慘不廢絲竹是晉人猶重朞功也先生理窟謂其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不爲異已亦熟之則是宋人不重朞功矣世道愈趨愈薄於此可見安得數先生者起而砥柱頽波爲後世則耶

理窟所言多周禮政事及宗法祭禮雖考據未必確然存之可備查考

周子好稱顏子先生好稱孟子亦其資禀相近處

先生學問於五子中特爲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真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儒宗理要

能鱗謹識

論天地之帥吾其性

讀西銘之書知父天母地之義矣天子爲宗子大臣爲家相民胞物與此天下一家之理也親九族和萬邦非有天下者不能緊惟天子而後父天母地乎抑特爲得位秉時者言之耳若夫性則人人具一天地人性天地之性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含弘光大安貞以利乾坤之德也陰陽之道也天地分之而人備之故未發之中其靜也專而翕既發之和其動也直而闢天地易簡之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是天地之志爲氣之帥人所得以爲性而人既得以爲性直謂之天地之帥可也天地無心即人之心以爲心志動而氣從是帥之義也於穆不已非至誠何

以感通品物流行非禖合何以各正水旱剝蝕陰陽愆伏非燮理則不得其太和動靜相生剛柔摩盪非錯綜則不能成其變化然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帥也者參之兩之仰司天地之命者也請得而譬言之師出無律弟子輿尸小人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君子也若夫師貞丈人呼吸夫陰陽而運用乎四時天高地下不能不俯而聽其財成苟非聖人孰能當此而無憾者哉天地無心而有其理聖人因理而擴其性聖人而君臨萬國者乎則將以宗子而爲帥聖人而疑丞弼亮者乎則將以家相而爲帥聖人而匹夫者乎乾健自强三軍莫奪先天而天弗違而況于人乎而況于鬼神乎故知天地之帥吾其性

是言也不僅爲宗子家相言之也富哉言乎

後學能鱗撰